

昌黎先生集

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

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

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

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闕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

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

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

三言丹七

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廿綵堂

孫沅

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

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

為遺孀永父之賴

東野無子

孟氏兄弟

弟郊二

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

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惟最小者在

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

人樊宗師

孟下或

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

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

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
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
報不宣作諮或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關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
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
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

二九三

昌黎卷十九

二

世綵堂

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

弟宗懿宗憲

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

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
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
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
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
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
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
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

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
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
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
或無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闕字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

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窰巢穴環寇之

昌黎卷十九 廿三 廿三 廿三

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非自以

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頏音擷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

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今走馬來求

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作日或閣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

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作六一陳師鞠旅詩鉦人

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親與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

乘馬以祭蹠死之士蹠也又音提雖古名將

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

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

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或無會所以

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

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無而在或臨敵重慎誠

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

二五三
小六字可昌黎卷十九 四 世綵堂

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

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

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蚊蚋蟻蟲之

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

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國圖或作非是握兵之將熊羆羆虎之士

似羆獸名說文羆猥者椿俱切畏懦蹙縮足迫也上子六切

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

揚兵界上奮上或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

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

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

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

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

世錄堂

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爭一旦

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

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

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

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

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况此小

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諸本幸甚下複
出幸甚二字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

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

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

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

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

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

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為何如

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見

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

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

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

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

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

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

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

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

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

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

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

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中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

昌黎先生集卷一九 六 世宗皇帝

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

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

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

為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

善十一郎行

弘正子布肇

已

附狀

已下伏

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

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

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謨廟碑見遇殊常荷

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

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

小四十七

昌黎卷十九

七

世綵堂

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求忽奉累紙示

揚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

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

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

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

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

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又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此或作夜乍離闕

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

恩獎知待或無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懦

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

竊念旬朝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

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

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歎不能自

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

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

聞不宜以疎外自待無下或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

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

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

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

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

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

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

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

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

事尹與御史相相遇不臺參之道避尹

尚避御史豈有不一臺參之理當

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

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
臺參以激紳紳果効奏公公以
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
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
紳為江西南觀察使紳朝辭泣許
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
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
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倕李
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効
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
者又謂公感紳以附逢吉獨王
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
論蓋公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

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字京尹郡國之

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

况京尹方云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九

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

从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

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

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

似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人見近事習

耳目所熟有夫字或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

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昌黎卷二十九 九 世綵堂

制也停推巡緣府中福迫是實若別差人卽
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
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
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狀伏
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陸儉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

州詩并序一本自
此下爲第二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

二十三

昌黎卷十五

一

世綵堂

元

從作齊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
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
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齊咨涕洟以爲不當去
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
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咸而屬下句方從閣
本或作咸而屬上句○今按
莊子有周徧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
之語方本得之
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
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

本始作或為今本易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

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

與翱翔諸本如此方閣杭本光翔下皆有

及兮而兮韻及語助者賡歌是也有隔句用韻

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韻上句不韻不兮下句

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

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

而又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

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為合而首

方所不當有兮也韓公深定於騷者不應如此蓋

創耳意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

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

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

公以為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

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

昌黎失九十一世綵堂

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訶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

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作為一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

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

鳴春鳥下閣本有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

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其必有不得

昌黎集卷十九 世綵堂

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

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

成一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

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

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使此其在唐

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

或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自假於

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

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

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

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

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

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脊到在申韓

有書四十六篇脊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

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

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

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閣本脫去就

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諸本

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急弛以肆

二句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

四句古本偶皆脫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

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也其為言也亂

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

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剛去將天以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

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

補十九字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

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

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

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

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

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皆非是左傳云克己

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抑不知天將和其

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

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

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

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

天者以解之命王不憚憚然者或作不釋釋猶開

也○按嘉祐本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

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序或仍注送許史君刺郢州

志雍樊云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歛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此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有公頓字或其

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有也字或則道

德彰而名問流作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

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閣杭蜀苑得之

三十三

昌黎卷十九

一五

世系堂

五

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

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

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

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

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

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小人能卒言之也

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

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

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

府察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

絲是刺史不安其官作絲一縣觀察使不得其政

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

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

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曰吾州

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

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

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一字非是既一

三四十五 小六十六 昌黎卷十九 一六 世綵堂

即作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

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

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或信

作從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

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

是或無甌字亦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

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方作敵氣上丞也方从閣苑作敵

云敲橫也。謂鉅海敲蕩其南也。○今按敲

微扣也。字書訓以橫擗而漢書注又訓擗為

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杖身微扣而發

動之所謂橫擗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

豈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

附之殊不可曉。作歌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

抵對捍之。意與上。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

句。隔字正相對也。維一作皆。島作鳥。居作夷。氣

之殊著自古昔。閣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

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比以見其風氣

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

隨也。閣蜀皆誤。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

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

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

疫不興。作疫或瀕海之饒固加於初也。或云瀕濱

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是以人之之

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

南海者若東西州焉。方之諸本無復出之字

如作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

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

南節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

陵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

史牟

牟字貽周為東都留守判官

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

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

昌黎卷十九

世綵堂

五

行之遠也之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

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其貽上或有

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

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

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

之尤也作尤一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

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

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

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

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

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

宗朝始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

或無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

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下或有少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

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醖斝序

行有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

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

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

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

有儒一生

儒一或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

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

見家語賡之

以文王宣父之操

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

優游夷愉

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

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

有所字或武公於是

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

昌黎韓愈序之

一七三
小九九

昌黎卷十九

十九

世綵堂

行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

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

六人昭改映暉照煦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諸本或

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

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

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

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也

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

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

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

焉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及道之衰上

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

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

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

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

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有眾人字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悖

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

也然或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

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

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

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

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

但嚮或作鄉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謂蓋所

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

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

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

皆為導者音義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

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
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
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成於
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
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
化也非知命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
生之兄無之兄或為時名相出藩于南苑于下杭
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
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

二十四
昌黎卷十九
廿一
世綵堂

中乃有鎮南之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

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

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

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今從閣杭蜀本

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

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

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而

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

或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至字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覲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有三禮有三年傳有史料三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

昌黎卷十九

世綵堂

廿二

世綵堂

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

其下或有儀字非是

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

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

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

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

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

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

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

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

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

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栢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

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

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岿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

小六十一 八 白雲卷十九 世深堂 行

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

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才峻

滿前峻或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

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

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从

石本刪去下文於時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者之所為也同此

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

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

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作之與其有譽

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

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車服不維

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上七思切下七

余廿四世綵堂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處穢

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汗諸本作汗穢今用石本改不羞

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

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本作惟

如石閣盤之泉可濯可浴石閣杭本浴作湘

善以自為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本意之也然

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

家考之類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

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浴于沂政與此浴同義

今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

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

張端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

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

記之以矣不知者然其大歸只為湘字耳政姑

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

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从湘

為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

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石

本一作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巳也方又云此文

如叢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

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

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孰是其有同

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之或以

盤谷序石本貞元中其所刻以當時之物姑存之以

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中所刻以當時之物姑存之以

為佳玩其小失不足以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

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 watermark 記溪堂

詩子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虎豹遠跡兮

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飲則

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膏吾車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

士堪為太學生在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
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
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
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
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
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
以情抑一作御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
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
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
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眾而求識眾一作俗立奇
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
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於一作為堪太
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
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二十四五
小二十四

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廿六

世綵堂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

亦為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

字北三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

語

昌黎卷二

世綵堂

董

其性者哉有情下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

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

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

都無來歷不成人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

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

道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

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

西數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



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為我謝曰明天子
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郢州之意同郢復在唐皆

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頓

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

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一人其祿足

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

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

註

昌黎卷二

二

世綵堂

圭

刺史亦榮矣

丈上或有大字

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

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字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

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

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

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

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

縣下或有複出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于公

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

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

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

人門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

大六九五

昌黎卷二十

三

世綵堂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

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

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

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

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

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

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

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

大說或無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

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

之老半焉或之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

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

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或百下有

人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

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

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

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小一五

昌黎卷二十

四

世綵堂

丁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

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

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二年拜衛兵曹蓋十

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

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

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

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

以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

也人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

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號蒲洛羣

併訛吏為縣或作諤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

其失遠矣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

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少

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

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

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

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

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

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

昌黎卷二十

五

世綵堂

李文

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

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儒名或作名儒非是

問其名則

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

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

之名或作其名而是

或作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

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

暢喜文章

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

其周遊天下凡

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訶其所志

或訶

哥作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所無

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

或無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

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

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

焉心事為或作禮樂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

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

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

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不當又為浮屠之說

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

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

或作過於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
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
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夫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
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或脫
免作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
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
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
或作溺告人余既重柳請或作詩又嘉浮屠
或作告之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

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
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
支使此序乃貞元二
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
為多賢嘗或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
崔羣二人下或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

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與之處者非其類雖

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

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

或別有得字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

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

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愈日侍言於門

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有問湖南

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

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

詔為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然後得

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

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

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

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

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

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從閣杭本幕下即

云及支使之來也間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

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

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而

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

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

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
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
乃吾之心也有勤或作勸心不能五字一謂我為邑
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
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
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
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

三舟七小マ六十二

昌黎卷二

九

世綵堂

系

士公時為四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或生博士

與博士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

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或不上

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

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

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

為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又賢也湖

老子第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

服楊公之令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

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

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史或堅歸

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南方之山巍然

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為宗或衡下

山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

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

是駛或作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柳之為

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

深之測或作側下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

州下或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必蜿壇扶

輿磅礪而鬱積選虬龍騰驤以蜿壇蜿也

扶輿猶靡磅礪也○蜿於元切又音宛壇市衍

切又音善磅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

當中州清淑之氣蜿壇扶輿磅礪而鬱積鬱

而或無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

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

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意

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

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

邪學或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

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

或有惑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

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舍

昌黎卷二十

二

世綵堂

字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

伶酒德頌舍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

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

云年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

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猶未能平其心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若顏氏子

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會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

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

逃邪何下或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疑爲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正月改元

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

廷上或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

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思識

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

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

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

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

昌黎卷二十

二

世綵堂

五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

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

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柳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

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柳年甚少禮甚度一作

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

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

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

益余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
疆而授之以就其志疆而或作况其請之煩
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
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
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疆而拒苟
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

潭州見陳彤於揚州送彤舉進士

貞元徙掾江陵

彤舉進士

如

昌黎卷二

十三

世綵堂

奎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苟

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

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揚湖南

門下

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頎然其長

頎

音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

人及其父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

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

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

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

焉以考其文時公為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

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手下文意斷

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

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刪去此字云不用陳無

己所傳歐公定本讎正乃刪去此字云不用陳無

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

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

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獨遺此字豈亦不嘗

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

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吾不徵

於陳余吾一作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

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

從事於斯也父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

如志者志上或有其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王填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

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

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從閣本

按以分爲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蓋子夏

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荀卿之

書無卿下或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

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

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

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余太原王壘示

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

昌黎卷二十一 十五 世綵堂 李文

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浴河而下苟不止雖

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

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

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

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

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墁之所由既幾於知道

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浴而不止嗚呼其可量

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

和集一卷諸本非也均

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

南節度使憑荆南潭即湖南

南觀察使荆南潭即湖南

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

音淡薄之語非是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

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

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統

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常侍楊公領湖

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德刑之政並

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

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

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

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信所謂材

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

而和之屬音蜀吏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或在

昌黎卷二 廿三集堂

非作有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

言是也告於公均謂裴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

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覲奉

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

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愈嘗與偕朝元六年始

陵安得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貞元二年

國子博陵士召為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十一年二

三月濟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年正月一

德宗崩以藩為告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

進益恭或里或作累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本刀下有鞞或作靴方从杭

左字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字而讀連下文

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

左亦不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則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為一刀不當在右謂左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

切弓韞服引韞說一作韞或施弦為張又苑作張

衣也○今按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韞其

弓又曰交韞二韞弓則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

與否此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韞丑亮切矢

插房左傳抽矢納也房左傳抽矢納也

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

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

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命卒不得辭

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

東嚮若至館如此即常禮不足言唯在府

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上堂即客

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為是階坐必東向

粹階亦有一本復出即客二字云文

不知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愈曰國家失

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

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此序元和

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

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

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

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

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

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

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

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

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其為人佐甚
忠州佐謂為幽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
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昌黎先生集

昌黎卷二十

一九

世綵堂

世綵康氏
利梓家塾



